

王 珂 著

理性图书馆学札记



江苏省图书馆学会

理性图书馆学札记

王 珂 著

江苏省图书馆学会

理 性 图 书 馆 学 札 记

王 珂 著

江苏省图书馆学会

无锡市文化印刷厂印刷

32开本 168千字 印数2000本

苏出准印（94）第32号 定价4.80元

中国图书馆学正日益为哲学的贫乏所困扰；哲学的中国图书馆学正在从地平线上升起。这就是我要写这本集子的危急感、紧迫感以及情绪激荡之原由所在。

内 容 介 绍

《理性图书馆学札记》并不是一本传统的、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作者试图以一种轻松、散漫的笔调，指出图书馆学的缺憾和曲折、图书馆学的社会背景和发展前途。

本书的显著特点是从许多不同角度提出问题，并尽可能地谈出作者的一种或多种看法，从而引发读者的思维。

本书系由几十篇长短不一的文章所组成，对于热衷于探讨图书馆学理论者，它是一本血脉动荡、感发意志的参考书。

序

我以十分喜悦的心情读完了王珂同志的新著《理性图书馆学札记》，并作为作者对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忧患意识所强烈震撼。作者在书中许多启人心智的见解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图书馆学著作中，这是一本迄今少见的特色著作。具体地说，它具有以下特点：

一、本书写作方法与图书馆专业书刊的传统写法不同。它是杂感，没有固定程式，但杂而不乱。全书以一种随笔方式抒发自己的见解，对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进行反思，探究真谛，憧憬未来，让人们实际体验图书馆学理论的真正涵义。

二、本书充满哲理，作者力图用哲学之光针砭图书馆现实，力图从文化学、科学史、思想史及一些自然科学发展的历程来洞察图书馆学的本源与历史发展轨迹。作者认为图书馆学研究应当摆脱那种工具的羁绊，向着理性的方向发展。在建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方面，作者倡导以哲学的眼界、科学的精神，对学科理论进行推陈出新，从而真正建立本学科理论的独立品格。

三、本书在一些理论问题上不人云亦云，敢于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例如，作者认为图书馆学始于人文主义，图书馆事业是人文主义的事业。图书馆学的建构应该是一个动态、活性和自我完善的过程。作者还认为必要的张力对图书馆学

实在也是十分需要的一种认识和方法论。图书馆学应在从多学科交融与汇集中，寻找自己的立足点。当代图书馆学的发展正处于由量变向质变过渡的关键阶段，研究图书馆学必须研究图书馆学群落等等。这些观点反映了作者对图书馆学理论的刻意搜求，作者这种探索精神值得赞赏。

综上所述，本书以作者的敏锐思想，立足于对人类文化现象，尤其是对图书馆学现象进行理性的探求，这些探求对学科的发展是十分有益的。全书文笔朴实具体，生动自然，具有浓郁的思辨色彩，是一部较有特色的上乘之作。

中国图书馆学会理事
学术研究委员会委员
江苏省图书馆学会会长
南京图书馆研究馆员
卢子博

前 言

1984年8月，我大学毕业，分配到江苏省无锡市图书馆工作，就当我怀着对事业的满腔热情去公安部门办理户口手续时，他们以一种既坦率又不可理解的神态对我讲：“你大学毕业，年纪轻轻，怎么想到去图书馆呢？”图书馆是没有作为的地方，恐怕这种看法在当前社会上相当普遍。于是，热衷于图书馆学专业的我，一缕怆然之感夹杂着比他们更多的不理解，从心底蓦然浮现出来。我很难理解其中的原因和全部的涵义，只是隐约地觉得，在我心目中有种高贵的东西受到了委屈，遭到了亵渎，这当然不是我，而是图书馆学，我甚至为它感到了悲哀，因为它并没有真正作为一门科学而为世人所广泛认识。

几年来，我与很多图书馆建立了联系，发现了一个共性的问题，就其表面而言，是图书馆社会地位不高，工作人员人心不稳，甚至听说连堂堂北京图书馆也是如此，我为此而陷入了深深的沉思，这与图书馆学的理性有关吗？

考察一下历史，我们的民族是那么伟大，早在公元前13世纪的殷代，就有了图书馆的萌芽，比西方的巴比伦王国图书馆要早近3个世纪，汉武帝曾下令“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刘向父子整理藏书，编成了我国最早的藏书分类法——《七略》，这是多么的辉煌和显赫！

当代中国还能世界的图书馆学贡献一个《七略》吗？或者说，当代中国能贡献出具有世界意义和影响的图书馆学吗？

难道我们现在只能成批生产标准尺寸的、已经打上了自卑烙印的图书馆工作者，而不能贡献出代表民族精神的世界大家吗？

我在无锡市为电大、中专和各种培训班、讲习班讲授过图书馆学，我总是诚恳地把很多个我自以为的课题送给他们，希望他们都能去孜孜地研讨，然而，事与愿违，更多的学员并不想如此，他们看来，文凭是十分重要的，甚至是目的。60分太简单了，没有人会留级或淘汰。结局自然也和很多戏剧一样——皆大欢喜。我始终不太相信，他们毕业后还会再去进行什么学术研究，这是图书馆学的恐慌。

.....

我曾对诸如此类的现象做过较长时间的思考，包括了在图书馆学界翻阅了大量的资料，试图能从中发现问题的症结并寻求其解决的途径，这其间我的确受到了许多效益，象卢子博、倪波、黄宗忠、密浩、金恩晖、吴慰慈等老师，他们的真知灼见，他们在学术上的大家风范，令我兴奋，令我叹服，令我体会到图书馆学的前途。然而，在翻阅国内出版的数十种本学科专业刊物时，我也发现了那么大量的沿袭、雷同甚至照抄，这又使我为图书馆学的前途焦虑，如此下去，图书馆学的后来人会由此而产生一种极大的误解，人们甚至会鄙视它、厌恶它，对它不信任，那将是多么可怕的未来。

作为一个专业工作者，我很不愿意这种情形继续地发展下去，于是我开始了对图书馆学的总结，开始对很多涉及本专业的问题进行考察，也由此而开始对基础理论的分析，并逐步地在一些刊物上发表以供大家批评。1989年我有一篇名为《对我国图书馆学的理性分析》的文章登在《江苏省图书馆学报》第四期上，引起过一些专家的看法，而且是

很严肃的，这篇文章经过编辑部的较大修改，近万字的文章最后只保留了近六千字，我自以为的一些观点被删去不少，尽管如此，仍然有不少的看法、建议和批评，我很高兴，因为没有严肃认真的讨论，就很难得到正确的结论，但同时也启发我，干脆把这许多问题谈细一些，把观点解释得更明确一些，这样兴许对图书馆学的发展有好处。我深知自己还没有这个功底，写这么大篇幅的文章是一件十分吃力的事情，故而也想到了取巧的办法，以一种随意的、笔记形式来写这个小册子，企求在一种相对轻松、活泼的气氛和更宽广的科学背景中来阐述观点、解释问题。我总以为，从哲学意义上讲，图书馆学如果一味地要死抱“图书馆工作”不放，这恐怕是十分沉重的，它首先应当是在更广阔的人类文化背景上的热情展开和概括。

不少同仁对我目前所思考的课题提出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看法，有的认为图书馆学是一门应用性极强的学科，只有对具体技能技巧的研究才是至关重要的，才能卓有成效地推动图书馆的具体工作；有的认为，在中国历史上，素来重视“术”而忽视“学”，图书馆学从其在中国的成因条件乃至发展历程来看，尤其如此；专业刊物上，理论性文章的刊出比例也是较低的，因而，要走理论研究的路子恐怕是十分艰难的。

我从图书馆外借、参考咨询、辅导直至目前的馆长工作中，对他们的看法，的确深有体会，但作为一个专业工作者，在这许多体会之后，更多的是力图站在更高的角度来理性地分析图书馆学，它的成因、它的社会、它的窘迫和它的发展。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思考，我开始体会到，问题并不仅在于技能技巧的缺乏，更主要的是我们专业研究的指导思想

想,即形而上的视野很不宽阔,哲学的迷惑是个大论题,儒学的、马列的和中国式的。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于是我开始爬“金字塔”,希望在理性的层面寻求问题的症结。学院的、实践的、形而上的、唯实体的等等,只要能使其实现和谐,从而在真正的科学意义上促进图书馆学那怕是一点点的完善,则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我想,这其实是一种困境,可如何摆脱它呢?在这里,我自觉地想到了哲学,假如图书馆学有了哲学,那么,它的思维将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竖则千古,横则六合,弥纶中外,经纬乾坤!

为此,我阅读了大量的外学科资料,如哲学、文化学、科学史与思想史以及一些自然科学的发展历程,企求从中发现图书馆学所应当遵循的、与其它学科并存的以及和时代同步发展的轨迹,那就是一个充满时代气息的、以民族精神为脊梁的、具有深沉的哲学性思考的理性方法。我试图从这个角度来进行描述。

虽然我一直在怀疑自己这些观点的正确性,并时时为自己软弱和贫困的理性而感到羞涩和汗颜。但我总认为,假如,我们总是想搞“新的”,想追“潮流”,总在刮风,而风沙过后一无所剩,并没有留下理论成果,却纷纷扬扬地又去追逐新的浪潮,这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风度。

作为专业研究的后进,我得到卢子博、王学熙等老师的关怀和帮助,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由于我的专业知识以及科学知识的匮乏,因此,在本书中一定会有许多幼稚和错误的地方,恳切地接受大家的批评。

目 录

我看图书馆学的定义·····	(1)
人类为什么需要图书馆学·····	(7)
图书馆学的哲学智慧·····	(12)
认识是不断建构的产物·····	(19)
哲学与科学的迷惑·····	(25)
寻找逻辑力量·····	(30)
结构性困境·····	(36)
“背景机制”·····	(44)
“哀莫大于心死”·····	(47)
一维评判与理论精神·····	(51)
图书馆学的孤独·····	(55)
把握当代图书馆学的参照系·····	(58)
必要的张力·····	(64)
“图书馆学群落”·····	(72)
关于方法论的零星思考·····	(77)
图书馆学需要哲学吗?·····	(96)
中国图书馆学需要优美的文风·····	(101)
情感与图书馆学·····	(105)
图书馆学需要想象力吗?·····	(109)
图书馆学与科学伦理原则·····	(115)
我眼中的波普尔学说·····	(119)
图书馆学与人类认识的统一性·····	(126)
现代图书馆的本质·····	(130)

我们能否贡献一个“爱因斯坦”？	(138)
图书馆学家的哲学素质	(143)
范式、综合、契机	(152)
哦，小气候	(156)
图书馆学的黄金时代还会远吗？	(161)
对图书馆学的零星思考	(165)

我看图书馆学的定义

“对图书馆活动进行理论上的综合研究和理论概括其本质和内在的规律，便是图书馆学的任务”

——密浩《图书馆学原理》第207页

世界上任何事物，不论巨细，一旦要寻根究底追问关于它的精确定义，我们往往感到一种难言的困惑，处境变得十分尴尬。

听一个朋友讲，多年前，他曾在美国《当代物理学》杂志上读到一段关于讨论物理学定义的文字。文章作者说，人们通常是回避追问“什么是物理学”这种问题的，对此他们往往是采取“等着瞧”的态度，如果要给一个回答，那就是：“物理学家所做的事情便是物理学”。我体验到了这种困惑和窘迫的处境。

年轻的学生对这个同义反复的含糊定义肯定会深感不满的，因为孩子思维方式的惯性依旧在他们的大脑里作用，看电影时，孩子总爱问：“爸爸，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一旦当他们不再这样提问时，他们便成熟了，因为最深邃的科学思维、最深沉的哲学和最扣人心弦的艺术统统都挤在朦胧的境界上。这是三者的公共王国，极玄之域。

具有相当专业研究能力的人对“物理学家所做的事情就是物理学”这一模糊的、同义反复的定义也许会持一种深思的“等着瞧”的态度。因为这个定义具有开放型、发散型和动力学的性质，它生气勃勃，极富弹性和创造力，很有些老子“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气度。

我一直以为，在研讨会上，不妨提出这个怪里怪气的定义，以此来激发人们的发散型思维。鼓励百家争鸣，创造讨论的学术氛围。但是若把这个定义郑重其事地写在教科书上则万万不可，因为学生们定会产生无所适从和没有起点的感觉。

同样，要把“数学是什么！”说得泾渭分明，水落石出，也是难以办到的。不错，自然数、点和线构成了数学研究的出发点，但是要追问它们究竟（实际上）是什么，却是毫无希望，不会有任何结果的。一向以精确而著称的数学研究活动从一开始就是模糊的，这同它后来的精确性是多么不相称；十九世纪德国著名数学家克罗纳克说了一句极为幽默、极富哲理的话：“上帝创造了自然数，其余的一切都是人们的劳作”。可见，自然数的起源乃是不可究诘的，因为它出自“上帝”之手，具有“上帝”的神性。

无独有偶，在谈到物理学的时候，爱因斯坦也说了类似的话：“开始时（假如有这样的开始）上帝创造了牛顿运动定律以及必需的质量和力，这就是一切；此外的一切都可以用演绎法从适当的数学方法发展出来”。（《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8页）。

现在我们要问图书馆学是什么？

黄宗忠在他所著的《图书馆学导论》第28页中说“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广义地讲：“图书馆学就是研究图书馆收集、加工、整理、保藏、控制图书与一定社会读

者利用藏书之矛盾产生与发展规律的科学”。

金恩晖在他主编的《图书馆学引论》第139页中说：“图书馆学是一门研究图书馆的科学，它研究有关图书馆的理论、方法和技术问题”。

周文骏、吴慰慈在他们合编的《图书馆学基础》第7页中说：“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事业的发生发展、组织形式以及它的工作规律的一门科学”。

由来新夏、倪波等编著的《理论图书馆学教程》第43页中说：“图书馆学是研究文献信息交流的理论和方法的学科”。

密浩在他的《图书馆学原理》第220页中描述性地 说：“图书馆学要研究社会知识交流在图书馆活动中的特殊过程和特殊规律；研究如何搜集、整理、贮存和传递知识载体，以促进社会知识的交流；研究在社会知识交流过程中图书馆与图书馆事业自身变化发展的规律”。

……。

在东西方图书馆学史中有多少个图书馆学大家，就有多少个关于图书馆学的定义，一致的定义是没有的，从来没有过。问题在于，他们都不可能终极，都只能从当时的思维深度抽象出被认为是最全面、完整的概括，仅仅是“当时”，具有阶段性。诚然，阶段性的更新、发展是事物进步的一般程式，但我对此一直有些迷惑不解，定义的不确定无疑会制约研究。

为什么不确定呢？

“这样的问题是人义主义的问题……说它是人文主义的，是因为从根本上讲，它研究的是人类思想和伟大探索的文字记录之间的那种微妙的、难以捉摸的关系”。（杰·

H·谢拉《图书馆学引论》第1页)。每当我读到这一段文字时，总会被一种莫名的神秘感所吸引和激动，既然是那么的“微妙”和“难以捉摸”，对它进行精确的定义恐怕就十分艰难。芝加哥学派的皮尔斯·巴特勒曾着手编写《图书馆学导论》，试图说服他的同事们在研究图书馆问题方面要“更科学一些”。但二十年以后，他再也不那样提了，正如他所说的“科学得真是太过头了”。

图书馆学始于人文主义。我们不能忘记许多世纪以来形成图书馆，为其规定方向，建立了我们今天知道的大量藏书的人文主义价值准则。图书馆就是人和书，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人文主义的事业。

社会创造了图书馆以满足社会的基本需求。人类活动的伟大记载在这里，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一个整体。换言之这是人类进化伟大过程的文化结果与科学的统一。为人类社会着想，倘若没有这种统一性，整个文化就会崩溃，人类将会失去智慧之光的照耀和温暖、启迪和安慰。

杰·H·谢拉指出：“图书馆学涉及到所有的学科，但又以其知识性和专业性独立于所有的学科”。他预言“图书馆学理论的未来发展，必将包括人类从物质到精神的全部活动。”这是多么恢宏的气魄和专业化的冥想——更加无法定义的学科思维。以我的理解，这是对图书馆学最理想的概括。

也许，图书馆学天然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因为它的版图的边缘在蒙蒙烟雨中暮霭沉沉。它的内涵不确定、导致了外延的不确定。今天，我们很难给它下一个清晰、完整、为大家都乐意接受的定义，因为世界和周围社会是多变的，不完整的，所以企求一个完整和确定的图书馆学定义也是不可